



Black Notice

首席女法医

【黑色通告】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王瑞徽 译

南海出版公司

首席女法医

【黑色通告】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王瑞徽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席女法医.黑色通告/[美]康薇尔著;王瑞徽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7
ISBN 978-7-5442-5454-0

I. ①首… II. ①康…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139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150

BLACK NOTICE by Patricia Cornwell
Copyright © 1998 by Cornwell Entertainment, Inc.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1
by Thinkin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首席女法医 黑色通告

[美] 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王瑞徽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侯晓琼 张 锐
特邀编辑 袁 静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312千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454-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

——《启示录》(16:4)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六日

密歇根州路丁顿县埃普沃斯高地

最亲爱的凯：

此刻我正坐在门廊前眺望着密歇根湖，一阵冷风袭来，提醒我该理发了。我回想起上次我们暂时抛却一切工作和责任，在这里共度生命中弥足珍贵的时光。凯，你得仔细听我说。

你会收到这封信，就意味着我已经死了。因为我一决定写这封信，就要求罗德参议员在我死后一年的十二月初亲自把它转交给你。我知道对你来说，圣诞节一向非常难熬，而现在恐怕更加不堪。我的生命因为爱你而绽放。如今尽头已至，你给予我的一切将不朽。

当然，你从未遭遇过这种状况，凯。你曾无数次赶往犯罪现场，无数次执行验尸工作。你总是因出庭、授课、演讲、为露西担忧、生马里诺的气、避开你的邻居在暗夜里恐惧哭泣而疲于奔命。但无论情况多糟，你都不曾休假逃避或者被击垮过。

现在是你面对苦痛、接受抚慰的时候了。想象我正握着你的手，回忆一下我们关于死亡的几次谈话。我们都认为，没有任何疾病、厄运或暴行能够彻底毁灭生命，因为肉体不过是我们借穿的衣服，而生命的意义绝不仅于此。

凯，你要相信，在你读这封信时，我仍能感觉到你，守护着你。我们都深信，生命不朽。打电话给马里诺和露西，邀请他们今晚和你共进晚餐。用你的拿手好菜招待他们，替我留个位置。

永远爱你，凯。

本顿

接近正午，天空澄澈，闪耀着属于秋季的特有的蓝。但这与我无关。阳光和美景如今只为他人存在，我的生命徒留冷酷，再无欢笑。我望向窗外，一个邻居正在耙扫落叶。无助、痛苦和绝望又一次袭上心头。

本顿的话唤醒了所有我在努力压抑的可怖意象。跳动的光影中，我恍然又看到了在潮湿的垃圾和污水中腐烂的骨头。模糊的影像变为没有五官、黏着暗沉银发的干枯头颅，再度令我震惊颤抖。

我坐在餐桌边，啜着法兰克·罗德参议员替我冲泡的热茶。突如其来的强烈反胃让我两度冲进浴室呕吐，此刻我只觉头昏脑涨、浑身虚脱。我万分羞愧，因为最不堪忍受的手足无措刚才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又得去耙扫那些落叶了，”我对老友说，“已经十二月六日了，天气却还像十月。你看外面，法兰克，那些橡子长得真大，你注意到了吗？这表示今年会有个寒冬，可现在还完全感受不到冬天的味道。你们在华盛顿也看得到橡子吗？我记不太清了。”

“看得到，”他说，“偶尔也能发现一两棵橡树。”

“长得大吗？我是说橡子。”

“下次我会仔细瞧瞧的，凯。”

我双手掩面，啜泣起来。他起身绕过餐桌走向我。罗德参议员和我都在迈阿密长大，并在同一个教区的同一所学校上学，虽说在他入学多

年后我才进入圣布伦丹高中，且只读了短短一年，但这次的擦肩而过仿佛是他日相逢的预兆。

他担任戴德县检察官期间我正在当地的法医办公室工作，经常为他的案子作证。后来他当选国会参议员，接着被指派为司法委员会主席。而我成为了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从此他便经常打电话要我支持他各种防治犯罪的提案。

昨天他说要来探望我并送给我某件重要东西，我惊讶极了，几乎整夜没睡。当他走进我的厨房，从套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简单的白色信封时，我简直不知所措。

此刻坐在他身边，我才明白本顿为何会如此信任他。他知道罗德参议员真心关心我，总是尽力为我着想。果然是本顿的作风，完美执行了自己的计划，纵使无法亲眼见证整个过程。不愧是本顿啊，完全猜透了我在他死后的状态，一个字都没说错。

“凯，”罗德参议员站立着面对坐在椅子上哭泣的我，说道，“我知道你很难受，但真的很希望能帮你渡过这一难关。本顿的这项托付，是我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我从没想过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可事实摆在眼前，而我也真的来了。”他沉默片刻，继续说道：“找我帮忙的人不少，可从没有人要求我做过类似的事。”

“他和别人不一样，”我轻声回答，努力镇静下来，“你很清楚这一点，法兰克。谢谢你信守承诺。”

罗德参议员相貌出众，工作场合中的威严随时显露出来。他一头浓密的灰发，蓝眼睛炯炯有神，体格高大精瘦，一如往常穿着传统的深色套装配以色彩鲜明的领带，佩戴着袖扣、怀表和领带夹。我站起身，颤抖着长吁一口气，抽了几张纸擦拭脸颊和鼻子。

“真的很感激你亲自过来。”我对他说。

“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吗？”他苦笑着回答。

“能来看我已经足够了。难为你了，得在百忙中抽空。”

“我的确是从佛罗里达飞过来的。对了，我去看了露西，她在做着

很了不起的事。”

我的外甥女露西是烟酒枪械管制局^①探员，最近调到了迈阿密分局，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她了。

“她知道这封信吗？”我问。

“不知道，”罗德参议员望着窗外的晴空说，“我想应该由你来告诉她。容我补充一点，她似乎感觉被你冷落了。”

“被我？”我诧异地说，“老是忙得脱不开身的人是她啊。至少我不必去追缉枪械走私贩之类的良民。她只有在回总部时才联系我，不然就是用公用电话。”

“你不也一样吗？自从本顿死后就魂不守舍，只知道拼命工作，我甚至觉得你自己根本没意识到。”他说，“我很清楚，因为我也试图找过你，不是吗？”

我再度湿了眼眶。

“当我好不容易联系上你的时候，你又是怎么说的？一切都好，只是忙了点。更别提你很久没来找过我的事了。想想以前，你还会带着亲手煲的汤来看我呢。你没有善待那些爱你的人，也没有善待自己。”

他不时抬头偷瞄时钟。

“你必须赶回佛罗里达吗？”我问，声音仍在颤抖。

“不，我得去趟华盛顿，”他说，“又得上《面对国家》^②了。我对这些实在是厌烦透了，凯。”

“要是我帮得上忙就好了。”

“外面的世界齷齪得很，凯。万一被某些人发现我单独来这里找你，一定马上就会有恶毒的流言传出，我敢肯定。”

“果真这样，我宁愿你没来。”

“没什么能阻挡我来。我不该抱怨关于华盛顿的那些事，你已经够烦了。”

^①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and Firearms, 简称ATF。

^②Face the Nation,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网著名电视新闻节目。

“我随时准备为你的清誉作担保。”我说。

“这么做对你没有半点好处。”

我陪他走过这栋我自己设计的房子，浏览着那些精致的家具、艺术品和多年收藏而来的古董医疗器械，从浅色地毯和硬木地板上踏过。一切都是我喜欢的，但和本顿尚未离开时已大不相同。最近我对自己毫不在意，对这屋子亦是如此。我对生活漠不关心，眼前处处都是证据。

罗德参议员注意到我的公文包敞开着摆在客厅沙发上，咖啡桌上散置着案件资料、邮件和便笺，横线纸则摊在地板上。靠垫歪斜，烟灰缸满满的，因为我又开始抽烟了。他没有数落我。

“凯，以后我必须和你保持距离，你明白吧？”罗德参议员说，“基于刚才提过的理由。”

“老天，瞧瞧这里，”我不禁嫌恶地大喊出声，“我怎么能这么邋遢！”

“已经开始有流言飞语了，”他谨慎地继续，“我不想落入这个陷阱。甚至已经有恐吓了。”他愤慨地说，“而我们不过是朋友而已。”

“以前我很爱干净的，”我苦涩地笑道，“本顿和我老是为了这栋房子，为这愚蠢的房子吵架。为我这栋设施齐全、整理得井然有序的愚蠢的房子。”愈来愈深的悲痛和愤怒让我提高了声音，“每次他挪动家具或者把东西放错了抽屉，我就……当一个人到了中年而且习惯了独居，就会自然而然地让一切遵循自己该死的方式。”

“凯，你在听我说话吗？希望你别因为我没有经常打电话给你、邀你一起吃饭或听取你对我某个提案的意见，就以为我不再关心你了。”

“我甚至不太记得和东尼离婚时的事了，”我苦涩地说，“那是什么时候？一九八三年？他离开了我，那又怎样呢？我根本不需要他，也不需要别人来填补他的位置。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我的确做到了，事业、财富、投资。瞧瞧这一切。”

我站在门边，挥手指向我美丽的石屋和里面的一切。

“可有什么用？有什么该死的用处呢？”我凝视着罗德参议员的眼睛，“本顿可以在这房子里随便丢垃圾！把这地方拆了都行！我真希望

我没对他那么严苛，法兰克！”我擦去肆意流淌的泪水，“我真希望可以重来一遍，对他的任何行为都不再指责。我要他在这里陪我。老天，我只想要他回来！每天早晨醒来的那一刻我什么都不记得，但只消片刻一切就又浮现在眼前，让我几乎没力气下床。”

眼泪顺着我的面颊滑落。我浑身麻木，好似每一条神经都出了故障。

“和你在一起，本顿真的很快乐，”罗德参议员温柔恳切地说，“你是他的一切。他告诉我你待他多么好，多么理解他生活中的苦处以及在为调查局办案的过程中看到的残酷所承受的压力。我知道，这些你心里其实明白。”

我深吸一口气，倚在门上。

“我还知道，他希望你能快乐，能过得更好。否则你对他的爱只会成为一种伤害、错误，甚至危害你的生活，变成一场灾难。你说对吗？”

“是啊，”我说，“当然对。我很清楚他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不想事情变成这样，这几乎让我无法承受。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快崩溃了，会忽然倒下被送往医院或者我自己的停尸间。”

“不会的。”他用双手紧握住我的手，“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会挺过去的。你向来非常坚强，这次的打击最为惨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向你保证，凯。”

我紧紧拥抱他。

“谢谢你，”我轻声说，“谢谢你这么做，为我留余地，从不唠叨，不烦躁。”

“好啦，有事打电话给我。”我打开前门时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记住我的话，千万别觉得受了冷落。”

“我明白。”

“别忘了，需要时尽管来找我。我办公室的人会告诉你我在哪里。”

我目送他的黑色林肯轿车远去，回到客厅点燃炉火。天气尚未冷得需要炉火，但我渴望某种温暖的、充满活力的东西填补罗德参议员离开后的空虚。我又读了一遍本顿的信，脑中回响着他的声音。

我想象他挽起衣袖，露出青筋浮现的有力手臂，优雅的手指握着一支银色万宝龙钢笔。那是我送他的，不以什么特殊名义，只因这支笔显得干练而纯净，像他一样。泪水不听使唤地涌出，我只好高举那张印有他名字的信笺，以免弄坏。

他的笔迹和表述向来严谨而简洁。我无法自拔地一字一句研究这封信，试图从中剖析、挖掘出新的含义，而那些文字对我既是安慰也是折磨。恍惚间，我几乎相信他是在暗示我，他的死并非事实，而是某个密谋或计划的一部分，主导者或许就是调查局或中情局，谁知道呢？接着真相再度浮现，我的心不住地颤抖。本顿是被虐杀的。经过 DNA、齿型和个人特征等比对，那具无法辨识的遗骸已被证明就是他。

我试图依他的嘱咐度过这个晚上，却发现很难办到。邀请露西飞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和我共进晚餐未免太过荒谬。但我还是拿起话筒，试着拨了她的号码，因为这是本顿的要求。大约十五分钟后，她用手机回电了。

“办公室说你在找我。什么事？”她语气轻快。

“很难解释，”我说，“真希望我不必总是得通过分局办公室才能联系上你。”

“我也是。”

“我知道你的时间很紧——”我莫名恼火起来。

“怎么了？”她打断我的话。

“本顿写了一封信——”

“我们另找时间谈吧。”她又一次打断我，我马上意会，至少自以为意会了：移动电话毕竟不怎么安全。

“就在前面转弯。”露西对谁说。“抱歉，”她回到话筒前，“我们正打算在波波斯停车休息一下，顺便喝杯可乐达。”

“什么？”

“高浓度咖啡因加糖的冰镇饮料。”

“哦。是他要我告诉你的，就在今天。他希望你……算了，这太傻了。”

我极力装出无所谓语气。

“得挂电话了。”露西说。

“你晚点打给我，好吗？”

“好啊。”她以一贯惹人恼怒的语气说。

“你和谁在一起？”我拖延着通话时间，想多听听她的声音，尤其不愿在她冷漠的声音依然回荡在耳边时挂掉电话。

“我的心灵伴侣。”她说。

“代我向她问好。”

“她向你问好。”露西对她的伙伴乔说。乔是药品管制局^①的探员。

她们正在参与贩毒高发地区计划^②，进行着没完没了的危险搜查。她们也是另一意义上的亲密伙伴，只是行事非常谨慎。我不确定烟酒枪械管制局或药品管制局是否知情。

“晚点再聊。”露西说着挂断了电话。

①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简称DEA。

②High Intensity Drug Trafficking Area Program，简称HIDTA Program，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批准成立此计划，目的是加强地方、州政府与联邦相关缉毒部门的合作，以打击泛滥的毒品交易。

里士满警局队长彼得·马里诺和我相识已久，有时甚至心意相通。因此，正当我想联系他便接到了他的电话也就不足为奇。

“你听起来怎么这么虚弱，”他对我说，“感冒了吗？”

“没有，”我说，“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因为我正要打给你。”

“哦，是吗？”

听得出来他正在他的小卡车或警车里抽烟，因为那两辆车都备有无线电和对讲机，忙碌的通话噪音不断传出。

“你在哪里？”我问他。

“四处巡逻，听对讲机，”他说，似乎忙得十分充实，“算着还有多少日子才能退休。生活很美妙，对吧？除了幸福的青鸟什么都不缺。”

他尖锐的嘲讽足以割裂纸张。

“我猜你应该已经听说他们在里士满港发现腐尸的事了，”他接着说，“据说有很多人在那里四处闲逛。真庆幸那不是我的案子。”

我脑中一片混沌，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这时电话插拨铃声响起。我把无绳电话换到另一侧，一边走进书房，拉出书桌旁的椅子。

“什么腐尸？”我问，“马里诺，等一等，”插拨铃声又响了，“让我看看是谁。别挂电话。”我按下等候键。

“喂，斯卡佩塔。”我说。

“我是杰克。”是我的副手，杰克·费尔丁。“他们在里士满港的一个集装箱里发现一具尸体，腐烂得很厉害。”

“马里诺正要告诉我。”

“你听起来像得了感冒。我好像也被传染了。查克说他要晚点来，因为他也不太舒服。他是这么说的。”

“那个集装箱刚从船上卸下吗？”我打断他。

“‘天狼星号’，和那颗恒星的名字一样。情况肯定十分诡异。你希望我怎么处理？”

我在便笺上飞快地记着，字迹比平时更为潦草，神经系统如出了故障的硬盘般失去控制。

“我过去。”我毫不犹豫地说，尽管本顿的话语还在脑中回旋。

我得摆脱忧伤重新上路，也许这次可以恢复得更快。

“你不需要这么做，斯卡佩塔医生。”费尔丁态度忽然强硬起来，“让我去吧。你今天本应休假的。”

“到了那里后我该找谁？”我问，不希望他继续刚才的话题。

几个月来，费尔丁一直在劝我休假，到外地休息一两周，甚至休个长假。可我已经厌倦了大家担忧的目光。本顿的死影响了我的工作表现，令我与同事友人的关系变得疏离，甚至使我的脾气变得乖戾，这种种暗示令我生气。

“是安德森警探通知我们的。她正在现场。”费尔丁说。

“谁？”

“大概是新人。说真的，斯卡佩塔医生，交给我吧。你何不待在家里好好休息呢？”

我忽然想起马里诺还在线等着，赶紧按键想告诉他我结束和办公室的通话后会尽快回电给他。可他已经挂机了。

“告诉我怎么走？”我对副手说。

“我猜你大概不准备接受我的建议了。”

“从我的住处开上市中心快速道路，然后呢？”

费尔丁给了我具体路线。我挂断电话，捏着本顿的信匆匆走进卧室。我不能把它随便地放在抽屉或档案柜里，以免遗失或让清洁工发现，同时又不想放在某个会让自己无意中看见、再度勾起悲伤的地方。我望着那个浅黄色的硬纸信封，望着本顿用谦和、谨慎的笔触写下的“凯”，思绪狂飞乱舞，心脏怦怦直跳，肾上腺素在血液里尖叫着奔流。

最后我发现了衣橱里那只小小的防火保险箱，仓皇间却想不起当初把密码藏在了什么地方。

“简直疯了！”我绝望地喊道。

密码夹在老地方，第七版《亨氏热带医学》的六七〇页和六七一页之间。我将信锁进保险箱，回到浴室猛地将冷水拍到脸上，然后打电话给我的秘书罗丝，要她安排尸体搬运人员在一个半小时后到里士满港和我会面。

“告诉他们尸体腐烂得很严重。”我强调说。

“你怎么过去？”罗丝问，“你本来可以来办公室开那辆雪佛兰巨无霸的，可查克把它开去换机油了。”

“他不是病了吗？”

“他十五分钟前来的，开走了那辆车。”

“好吧，那我只好开自己的车了，罗丝。我还需要那台卢玛探照仪和一百英尺长的延长线。派人到办公室停车场里给我。快到那里时我会打电话给你。”

“有件事必须让你知道，珍发了顿不小的脾气。”

“怎么回事？”我惊讶地问。

珍·亚当斯是办公室行政人员，向来心平气和，情绪都很少流露，更别提发脾气了。

“买饮料点心的钱全不见了。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该死！”我说，“钱放在哪里？”

“锁在珍的办公桌抽屉里，一直都放那里的。抽屉没有被撬的迹象，可今天早上她打开时就发现钱不见了，总共是一百一十一美元三十五

美分。”

“必须想个办法。”我说。

“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最近的状况，”罗丝继续说，“休息室的午餐经常莫名其妙地消失。上周克莉塔忘了把手机带回家，第二天就找不到了。赖利医生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他把一支高级钢笔放在实验袍的口袋里，第二天早上不见了。”

“会不会是下班后的清洁人员拿的？”

“也许吧，”罗丝说，“但我必须告诉你，斯卡佩塔医生，我没有指控任何人的意思，这恐怕是内贼干的。”

“你说得对。我们不该随便指控任何人。有好消息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罗丝淡淡地说。

从我接任首席法医开始罗丝就一直为我工作，这意味着几乎我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是由她办理的。她有惊人的能力，能够洞悉周围的一切而不感情用事，永远保持着客观。因此，职员们多少有些怕她，却总在遇到问题时首先找她倾诉。

“好好照顾自己，斯卡佩塔医生，”她继续说，“你的声音无精打采的。这次你为什么不在家休息，让杰克去现场呢？”

“我开自己的车去。”一股忧伤将我淹没，我的声音将此透露无遗。

罗丝感觉到了，静静等候着。我听见她在办公桌上翻阅公文的沙沙声，知道她试图安慰我，可我只是一味地回避。

“好吧，开车回来时别忘了换衣服。”

“换什么衣服？”

“去现场穿的衣服。上车前别忘了换掉。”她说，好像我从未处理过尸体。

“谢了，罗丝。”我说。

3

我设定好防盗警报器，锁上房门，拨亮车库灯，打开设在车库里那间上下都有通风孔的杉木更衣室，这里放着登山靴、防水裤、厚皮手套和涂着蜡一般特殊防水涂层的 Barbour 夹克。

我还在这里存放了许多袜子、内衣、连身工作服等从没拿进屋里的衣物。它们旅程的终点是那个大型不锈钢水槽、那台从不用来清洗日常衣物的洗衣机和烘干机。

我把一件连身衣、一双黑色锐步运动鞋和一顶印有 OCME——首席法医办公室——字样的棒球帽丢进行李箱，然后检查我的哈利伯顿铝箱里是否有足够的乳胶手套、大容量塑料袋、裹尸布、相机和底片。我心情沉重地出发时，本顿的遗言再次掠过脑海。我试图摆脱他的声音、他的眼睛、他的笑容和他肌肤的触感。我想忘了他，但力不从心。

我打开无线电，沿市中心高速公路驶向第九十五号州际公路。里士满的晴空在阳光下闪耀。在隆巴迪公路收费区减速时车载电话响了，是马里诺。

“只是想通知你，我会顺便过去一趟。”他说。

我改换车道时引来一阵喇叭声，差点撞上一辆忽然窜出的银色丰田。那个司机绕过我超车时，嘴里不干不净地叫嚷着。

“去你的！”我气愤地冲他吼道。